

生命短暂的一瞬,可以绽放出怎样的光彩? 退役军人的忠诚,可以迸发出何等的力量? 宋月才和姜开斌,用热血和生命慨然作答。

英雄壮举,或许是一个偶然的瞬间,但背后则是一次必然的选择。连日来,记者采访了为保护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牺牲的退役军人宋月才、姜开斌的多位战友、同事和亲人,探寻他们在滔天巨浪面前,为何会做出那次“必然的选择”——

# 因为曾经是个兵

眼里是装备,心中有他人

在海军某基地,记者见到了宋月才的战友黄玉成。“听到老宋牺牲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人怎么就……”作为宋月才的老部属,黄玉成眼中的宋月才,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正直,坦荡无私。

那是1999年,宋月才刚到该基地任副主任,分管装备工作。一次,一组新装备配发到该基地,宋月才负责检测验收。以前这项工作仅需一两天就能完成,这一次宋月才却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每个零部件都不放过。

检测结果:不合格! 生产厂家的相关人员私下找到宋月才,请他“高抬贵手”并许诺重谢,宋月才却说:“装备就是战斗力,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问题,在我这也休想过关!”

“他为人谦和,但原则问题上从未让过半步。”虽然宋月才已离开部队多年,但提起他的“一根筋”,很多老战友都能讲出不少例子。一名三级士官想选取四级,他平时表现出色,却在一次演习中出现失误。他是宋月才带过的兵,本以为老领导会在党委会上帮他说好话,没想到正是宋月才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战场上出现这样的失误等于自杀”。

这种“一根筋”,也表现在宋月才的待人之道上。同事孙贺军曾是宋月才带过的兵,一提起老领导,这个40多岁的汉子就忍不住泪水奔涌而出:“他生活上非常节俭,一件训练服穿了15年,衬衣裤裆都打着补丁。过生日时小姨子送他一件羊毛衫,他没舍得穿,却送给我患风湿的父亲……”

“他舍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但战友和同事有困难他都会解囊相助。”曾在宋月才身边工作12年的海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宋良升说:“老宋家嫂子有慢性病,一直靠药物维持,家里紧巴巴的,可那一年战士宋百军家里遭遇变故,老宋偷偷给他家寄去500块钱。要知道那时他一个月工资才600多块。”

“爸爸,你在天堂过得好吗? 孤单吗? 你想我们就回来看看我们好吗? ……”9月22日晚上22点06分,姜开斌的女儿姜微在朋友圈发了3张父亲生前的近照,诉说着对父亲的无尽思念。

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本该是家人团圆的日子。今年7月,家人去大连看望姜开斌时,他还许诺中秋节一定回去陪家人过节。1个月后,为保护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姜开斌英勇牺牲。至此,“团圆”二字对姜开斌的家人来说,已无从实现。

以赤诚之心情注海疆

13年的军旅时光在姜开斌人生岁月的刻度中不是最长的,却是最深的一段印记。

在湖南常德姜开斌的老家,妻子吴春英正在整理丈夫生前的物品。打开一件姜开斌珍藏多年的崭新军装,吴春英说,老姜这一生最爱的就是军装,最爱的就是那片大海,当年实在是家里有了困难,才让他万般不舍地离开军营。

1989年,姜开斌的女儿姜微5岁,因为身体弱经常生病。妻子吴春英一个人既要上班,又要照顾老人和小孩,家庭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她给姜开斌写信,希望他能转业回家。实在不忍看到妻子如此辛苦,姜开斌不得已向组织递交了转业申请。部队领导认为姜开斌是名难得的技术人才,留在部队大有前途,对他大力挽留,但面对两地分居多年的妻子给他寄来的100多封家信,姜开斌最终说服领导批准他转业。

一边是心爱的事业,一边是心爱的家人,姜开斌迫于家庭责任选择了后者,但他把那片赤诚之心留给了海军,留在了大海。

姜开斌转业回家后,坚持平台负责人宋月才得知他在军校和部队学习过的航海和机电专业书籍他一直都视若珍宝,尽管已经泛黄褪色,仍被他整整齐齐摆进书柜里,方便他随时取阅。

姜开斌转业回家后,坚持平台负责人宋月才得知他在军校和部队学习过的航海和机电专业书籍他一直都视若珍宝,尽管已经泛黄褪色,仍被他整整齐齐摆进书柜里,方便他随时取阅。

## 巨浪中的英雄身影

■贾凌军

8月20日,停靠在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的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重大险情,我与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等同志一起顶着狂风巨浪对平台进行加固作业,亲眼目睹了他们三人牺牲时的场景,自己当时也曾被卷入海中。如今回想起来,那一幕依然是惊心动魄,而他们三人的壮烈捐躯,则让人痛心不已。

但我一点不后悔自己当时冒着巨大危险参与抢救的举动。因为,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脱下军装,我也是一个兵,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需要,我都会冲上去。

我曾在部队服役12年,先后在海军舰艇部队和装备保障部队工作过。记得刚入伍时,我们学唱的《人民海军向前进》

中有这样一句歌词:“爱护军舰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在后来的训练生活中,我慢慢体会到,对于将军舰视为生命的海军官兵而言,这样的比喻是多么生动和贴切。后来在部队负责装备保障工作,我把这些体格庞大的“铁家伙”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哪个“孩子”不舒服了,哪个“孩子”擦皮受伤了,我都会格外牵挂。

今年,我作为一名四级军士长服役期满,不得不离开心爱的军营。之后我来到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应聘。

面试时,试验平台负责人宋月才得知我的从军经历后,果断地将我留了下来。

8月20日,台风“温比亚”过境大连市。那时我参加工作还不满1周时间,

以心许党,以身报国

翻阅宋月才的档案,记者看到一份他在1996年12月立三等功的《奖励登记报告表》,“简要事迹”一栏这样写道:工作中,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和战士们一样摸管路、爬仓底,战士身上有多少油,他身上就有多少油……这正是宋月才的军旅生涯以及在第七六〇研究所时工作态度的写照。

宋良升回忆,1990年他们在海上组织训练遇到大风浪,宋月才就把自己捆在舰桥上继续指挥;1996年,为了解决船艇漏水问题,他几乎在船上住了一年……正是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让宋月才积劳成疾,2002年不得不选择病退。

军装脱了下来,可宋月才依旧深恋着那片大海,牵挂着他的军舰。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进行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建设,请他出山,他不问报酬,二话没说就应了下来。提起这事,宋月才的战友、海军某部高级工程师朱广成说:“旁人不清楚,我们业内人都知道,这项试验任务既艰难又危险,没几个人敢接,老宋却迎难而上,这完全是出于军人的责任担当。”

担任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负责人后,宋月才又一次把自己与大海“绑定”。6年间,他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0天。由于平台建设刚起步,许多设备操作没有现成教材,宋月才边摸索边总结,编写了《平台保障人员手册》等7本教材。试验保障中心党总支书记刘仁凯曾是宋月才手下一名参谋,他说:“老宋打字很慢,是典型的‘二指禅’。我们不敢想象,这几十万字他是用多少个日夜敲出来的?”

在宋月才的档案中,记者找到他34年前的人党志愿书,其中写道:“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国防现代化贡献力量。”这一次,当国家财产受到威胁时,面对台风和巨浪,他英勇无畏,用生命践行了初心和誓言,谱写了一曲以身报国的壮歌。

图①:宋月才军装照。

图②:宋月才在部队工作留影。

图③:宋月才(左三)与战友合影。

微说,原本她一直不理解父亲,但现在她明白了,逐梦海疆就是父亲作为一名海军军人永远的梦想。

以再出征姿态献身国防

若有战,召必回。姜开斌没想到,有一天国防事业真的会再次向他发出召唤。2017年底,中船重工第七六〇研究所进行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建设,需要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技术人员,姜开斌和同在常德的战友刘子辉一同报名并入选。

姜开斌曾与战友姜开富商量,姜开富劝他:“能重回部队从事老本行为海军建设出力,当然是你所愿。但你已经退休,在家带带小外孙,时不时和战友聚聚,多开心,再去折腾图个啥?”但姜开斌没有听进去,他瞒着极力反对的家人做出了决定。

走进姜开斌在大连的宿舍,陈设之简陋让人唏嘘。宿舍里除了几张钢架木板的高低床,中间摆放的就是几张略显破旧的办公桌。姜开斌的桌上还整齐摆着那十几本专业书籍。20多年过去了,重新回到战斗过的岗位,有些专业知识姜开斌已记不清楚,有些技术已更新发展,但这些都难不倒姜开斌。在这里,他又回到了年轻时只争朝夕的工作状态,经常是加班加点学习,常常利用午饭后休息时间与同是机电专业的黄超富等几名战友一起讨论研究,有时候晚上还学习到凌晨一两点。

打开姜开斌的衣柜,里面放着一只黑色手电筒。在大连5个多月的时间里,每次上平台姜开斌都会随身带着这个手电筒,以便随时检查机电设备是否正常运转,这是一名老机电人的职业习惯。有时候晚上他还不放心,就会拿着手电筒再到平台上去看一看,检查完放心了才回宿舍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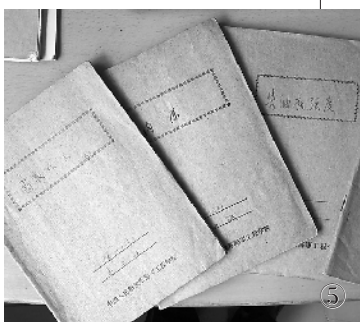
海军出身的姜开斌曾一次次以胜利者的姿态返航,但这一次,他却永远离开了亲人,再也听不到战友的呼唤,用生命去捍卫了他一生牵挂的那片大海。

图④:姜开斌军装照。

图⑤:姜开斌珍藏的他在军校学习时的笔记。

图⑥:姜开斌在大连工作时的宿舍一角。

照片均由作者提供



边的黄超富直接跳入海中去救他。我见状抓起缆绳就向他们抛去,不料身后一个巨浪将我和同事也拍入海中。

虽然风大浪高,但曾在海军磨砺多年的我在海水中并没有慌乱。我发现落水的姜开斌就在不远处,仗着水性好,我游到他身边,一把抓住他的救生衣。就在我准备带着姜开斌向试验平台游去时,迎面一个巨浪拍在我头上,将我砸入海水中,姜开斌也不知所踪。顾不上呛了水,我浮上海面后,继续寻找姜开斌。渐渐地,我开始体力不支,只得抓住平台上战友抛来的缆绳……

台风和巨浪面前,考验的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前不久举行的“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由我们对这个这次抢险英雄群体点名。当喊道“黄群”“宋月才”“姜开斌”时,大家一起高声为他们答到。他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永远值得我去学习!

(马玉彬、高先千整理)

10月1日起,全军将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明年8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这意味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消失了军号和司号员,又将重现军营,引发了几代司号员对往事的回忆——

## 大渡河畔,吹响冲锋号

■瞿晓宇 黄蔚 本报特约记者 周仁

### 记忆·峥嵘岁月 那些年,在军营吹响军号①

百岁老红军张生荣人生中最引以为荣的经历之一,就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是他吹响的冲锋号。

70多年过去了,但嘹亮的号声从未从老人的记忆里消失。老人的女儿告诉记者,起床号、休息号、吃饭号、冲锋号、疏散号、紧急集合号……虽然号谱有上百种,但至今老人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

张生荣出生在江西赣州市于都县的一个小村庄。1930年,只有12岁的他就跑去村里的参军报名点报了名,因年龄太小未能如愿。可他一心觉得参军打仗挺光荣,3次报名后才参加了军。刚入伍时,张生荣被分在中央红军第三师八团,给团长当勤务员,后来被分到司令部司号排当号手。

那时没有电话,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全靠吹号来联络,以号指挥。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谁不想真枪实弹上前线好好干一场,可组织上让张生荣吹号,他坚决服从安排。因为,都是为了革命嘛。

可别小看吹号,学问大,责任也大。号谱多达上百种,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都不一样,战士们只要一听号声就知道要干啥,吹错了号谱可不得了。

1934年,15岁的张生荣跟着部队开始长征,个子矮小的他带着军号爬雪山、过草地。在突破湘江四重封锁线时,在22师特务连的他冲在最前面,后来他逐步升为号目、司号长。那会儿行军打仗都靠军号指挥,吹号也需要力气,有时没粮食吃,就沒力气吹号。

一位老兵,用36载的离休时光,让自己成为一个红色基因“播火者”。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话是天津警备区南开第二干休所老干部于勤恺的座右铭。89岁的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获得解放奖章、独立自由奖章和独立功勋荣誉奖章。虽已年近九旬,他却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36年如一日活跃在国防教育的讲台上。

1945年7月,于勤恺从石家庄市藁城县入伍。原本他只知道跟着共产党和八路军打鬼子有饭吃,但当他在部队接受了党的培育、看到共产党员时刻冲锋在前之后,才逐渐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年4月,于勤恺在太原战役中负伤,由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他被批准火线入党。虽然那次入党既没填写《入党志愿书》,也没有宣誓仪式,甚至连党旗都没看到,却是于勤恺一生中难忘的记忆:“组织上在那个紧要关头批准我入党,是对我极大的肯定和信任,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1953年,于勤恺和同乡王挺刚一同奔赴朝鲜,王挺刚在一场战役中英勇牺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于勤恺说:“我不行了,以后你一个人得干我们两个人的事。”战友的临终嘱托,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于勤恺一直铭记在心:“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要用更多的精力、更高的标准去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离休后,于勤恺先后受聘于4所大专院校和30多所中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同时为部队、机关、地方企事业单位做爱国主义教育报告300余场。2015年,他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长期进行爱国主义宣讲,于勤恺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我只是我一个人讲,每次听课的人数最多是几百人。如果能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红色故事拍成电影,那传播范围不就更大了吗?”

于勤恺说写就写,但经常容易?他只上过小学,虽然在部队经常参加学习,文化水平有所提升,但从未染指过电影剧本。于是,他阅读了很多写作方面的专业书籍,并在1984年摸索着写出了3万多字的电影剧本《保卫西柏坡》,被《中国电影文学》全文刊发,之后又写了一部《太原战役》电影剧本,碍于经费等原因未能被搬上大银幕。但此时于勤恺已深深地爱上了写作,开始撰写革命回忆录和短篇红色小说,在很多杂志上发表。1996年,于勤恺编写了一本20万字的爱国主义教育辅导资料,自费印制了2000本,送给基层连队和革命老区的学校,教育年轻一代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那些牺牲的英烈。

离休30多年来,于勤恺多次去学校、部队和机关作报告,也成了许多媒体的采访对象,但老人家从未因此居功自傲:“比起那些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我

在部队里,马儿也和战士一样,能听懂军号,它们也懂得匍匐隐蔽。张老回忆,有一次急行军,过敌人封锁线时,部队被敌人发现了,敌人一路追来,连日前追后堵,形势很紧张。一天,天上飞来几架飞机,他接到命令,吹响隐蔽号。战士们急忙隐蔽,连队的几匹马也立即匍匐下来,前蹄卧在地上,头低着。长期的战斗生活,让马儿也变得和战士一样,能听着军号声前进冲锋,或隐蔽保护自己。

1935年5月的一天深夜,张生荣所在部队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多里的大山坡。指挥部接到命令: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渡船过大渡河!

经过30分钟激烈战斗,红军偷袭成功,占领了安顺场。部队决定渡河,可大渡河宽300米,水流湍急。当时一无船工,二无准备,敌人还在对岸渡口修了许多碉堡,红军大部队通过很困难。部队决定推迟到第二天渡河。

强渡大渡河开始后,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张生荣接到命令,冲到队伍最前方,吹响冲锋号。战士们冒着敌军的密集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听到嘹亮的军号声,他们更加奋不顾身,迅速登岸后,在对岸火力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敌军反扑,控制了渡口。

长征结束后,张生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他一直跟随部队南征北战。1965年,张生荣进入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离职休养,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发挥余热,为学校、部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做爱国主义宣讲200余场。

采访接近尾声,张老希望借《解放军报》寄语新一代革命军人:青年官兵要始终听党的话,铁心跟党走,永远吹响人生的“冲锋号”。

## 三十六载,活跃在国防教育讲台

记天津警备区南开第二干休所离休老干部于勤恺

■李宗伟 王一峰 本报特约记者 邢邦明

幸运多了。让他们的光荣事迹广为人知,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有一年,于勤恺被天津某大学邀请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校方为此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安排大学生在学校大门口给老人献花。可车子开到校门口,于勤恺一看这阵势,跟学校负责人说:“我是一名老兵,是来给大家讲历史讲传统的,不好接受这种礼遇,让学生们回去吧!”

在于勤恺的坚持下,学校同意了他的要求。讲完课临走时,学校老师握着他的手说:“您这真是一个老革命、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朴实作风啊!”